



名山勝覽記



北直隸一  
二

ル 5  
1160  
4







名山勝槩記

北直隸二

長安送黃竹石序

燕京西湖記

游九龍池記

郊游記

滿井游記

高粱橋游記

登黃金臺記

卷之二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山田一人八  
購以贈資



袁宏道

蔣一葵

程敏政

楊士奇

袁宏道

袁宏道

鍾芳

名山勝槩記 北直隸二



華陽臺記

葉盛

游小西天記

周忱

游長春宮記

梁潛

崇國寺游記

袁宏道

重過崇國寺帖

袁宏道

游月河梵苑記

程敏政

游偏涼汀亭記

丘濬

游梁氏園記

劉定之

游勺園記

孫國光

記上花園

葉盛

張園看牡丹記

袁宏道

畫舫齋記

歐陽修

文漪堂記

袁宏道

抱甕亭記

袁宏道

也足亭記

陶望齡

灞水記

葉盛

渾河記

王萱

記桑乾河

蔣一葵



記盧溝河

蔣一葵

經清河

蔣一葵

記黃花鎮

蔣一葵

記居庸關

蔣一葵

碣石山注

酈道元

歷三關記

王世貞

歷黃榆馬嶺記

王世貞

邊墩紀行

張耀卿

異域說

朱德潤

銀山鐵壁漫談

李元陽



長安送黃竹石序

公安袁宏道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罍所奪。無他語。草草暄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者糞于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鬟袂襜。棗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



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塞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

師。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

不識長安道。上游未足以豪



長生月  
燕京西湖記

晉陵蔣一葵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瀦。蓋此地最窪。受諸泉之委。滙爲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餘。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没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武林黃汝亨記游。謂滄洲白石。青萍碧草。尋厓漱流。衝沙雪竇。不能無吾家西湖之想。所少者紫衣霓裳。青雀舫。歌白苧詞一弄耳。貞父此語最爲折衷。今北人直以西湖十景呼之。則不免杭州作汴



燕京西遊記  
州矣

遊九龍池記

明程敏政

成化戊戌春有事于西陵。自昌平抵齋。約商懋衡、李世賢兩太史尋九龍池。跨馬迤西山而南。絕小礮。小騰沸石齒間。馬爲之前却。踰礮望前峰趨之。失道徑茂淤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塹。稍寬處輒有蒲、芷、叢、翳、鵝、鴛、

九龍池記



泳游其下。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黃甃。石琢九龍首。嵌西垣下。呀然張頰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巉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爲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緝寒門稍東爲月關。洩水淙出關東。爲小渠。過石梁。乃縈迴西入山下田。卽前所見者。予與兩太史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然。聽陵卒道廟駐蹕泉上事。久之乃去。

風景宛如江南



郊遊記

明 楊士奇

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峰奇秀畢露恂如曰何爲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峰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芙



渠使人應接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礮稍東，而彌望皆麥隴。麥始萌，道傍居民咸蒔蔬爲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意皆津津。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淪茗。觀右舊有長春宮，蓋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徹，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閎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詠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爲行路而旁近民競畚壤，甃曳斷礎治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攜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恭。曾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丘



別望遙之句爲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寺宇亦敞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山大嶺縣亘重叠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圻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啓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禪國訃下可以紓遠郡供餽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朔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舊

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所而今漫滅爲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夷狄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爲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再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



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燕游記

公安袁宏道

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



妍明媚如倩女之蹟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疊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于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已亥之二月也

高梁橋遊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搢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



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于  
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  
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與陶石簣書曰。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  
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  
畧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纖秀逼人。雖無黃墻碧  
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紉便頑然一岡矣。  
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方塘濶濶。而砌小渠  
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

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湖亭不作于龍潭。而作于  
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  
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  
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炮。花木禽鳥。及  
兔兒山等處。尤爲奇絕。紙盡不及描寫。容另致之。







遺址沿久或訛而此地亦據圖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應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猶以好賢名託不朽，至今過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于齊也，舊矣。一得樂毅以寄國政，遂能結趙以約四國，河北之地，掉臂而舉之，濟上，不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湣王走死，僅以身免，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尊賢而効，乃如此，使天不悔禍，王不中天，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恒苦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流，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愴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泣矣。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無知己之君，自古讒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天入下不思...  
...以天...  
...以...  
...王不...

華陽臺記

吳郡葉盛

涿州多燕古蹟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  
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  
燕丹使荆軻賫地圖以獻秦者其池沃美故秦皇使  
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  
上多古瓦礫金錢云



遊小西天記

明 周忱

永樂己亥秋。余以事至范陽之懷玉鄉。友人張叔豫告予曰。鄉西北山水秀異。有石經洞。爲學佛者所居。名曰小西天。盍往遊焉。越明日。從一僕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峰參差如犬牙。水觸石流。淅然有聲。沿溪前行。十餘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絕之勢。峰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



山若火燄而草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爲白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賁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齋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爲道。廣不滿尺。橫于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條石爲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五丈許。名曰石經堂。堂有几案。鑪瓶之屬。

以祀三寶。皆石爲之。其上天然如帳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意。必元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爲小圓光。而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爲石扉八扇。可以啓閉。外有露臺。縱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爲石闌。設石几石床。以爲遊人之所凭倚。旁有禪房。庖湏之所。皆因巖爲之。不假人力。堂之左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



徒道公等。繼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納于洞中者。通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爲窻櫺。用鐵固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窻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于門上。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爲經本。若世有經願。毋撤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則皆瑩然。涵虛可鑑。毛髮。

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竇中出。涓涓不絕。又有石爲龍王像。民禱雨則祀之。古木蒼藤。繆錯其上。然陰翳慘澹。不可久居。由泉竇之南。復攀緣小徑。盤屈數十折。至山頂。有五石臺。臺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其南二者。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考。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銳。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傳謂之曝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特立若書空之筆者。皆隱然在履。鳥之下。似可垂手。撫摩。稍臨石之銳處。而俯視之。則陡絕萬仞。無有底止。但見橫。



雲平凝在下。悚然心悸。魄褫急趨還石旁以坐。忽有  
青衣童子。頻禮佛從師至。爲余佛歌道舞。羣童隨之。  
擊鼗鼓。敲檀板。品洞簫。以和音響。嘹唳上徹層漢。予  
不覺心神飄然。若憑虛御風。而出乎塵襪之表。已而  
下至堂中。取涼於古栢之陰。顧盼左右。有碑十餘。通  
時。倦不能盡讀。特觀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年幽州  
節度使劉濟與其僚來遊所建。主僧指曰。有雲居寺。  
亦靜琬所剏。西偏下五里許可造。乃至山麓。渡小溪。  
叢薄間。寺規制已壯。然比舊基差小。堦中有唐時所  
建石浮圖四。皆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助教梁高  
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書。其建於景雲  
二年者。則寧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建者。則王利貞  
之書也。然獨不著撰文人。豈卽書者爲之歟。予次第  
讀之。愛其字畫清奇。皆有虞褚法。因歎此地。由唐末  
五季淪入契丹。若使宋有其地。則淳化閣本。此數者。  
豈可少哉。幸今遭逢聖明。斯境近在畿內。而予始  
幸一覩。亦希世之遇也。老僧復曰。後苑中石刻猶多。  
遂歷榛翳間。見殘碑斷碣。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



貞觀開元時刻。欲窮數日之力。以盡閱之。然心患曠  
官之咎。乃舍之而歸。因追憶往歲嘗聆館閣諸公言  
天下山川之勝。好之未必能至。能至者未必能言。能  
言者未必能文。今茲山之勝。予既好之而幸得至焉。  
惜乎言之不文。不足以發揚瓌奇之觀。幽勝之迹。特  
記其大畧如此。

遊長春宮記

明 梁潛

長春宮。在今北京城西南十里。今故城中白雲觀之  
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  
宮祕宇。擬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  
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  
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  
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  
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



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絳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  
其北則連山崔嵬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于城中  
者蓋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  
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  
皆優遊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  
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國也蓋都城西北諸山  
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東  
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邪  
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故  
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  
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  
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  
於乎其爲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



崇國寺遊記

公安袁宏道

時巳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昭素、升伯、修禊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于此。酣笑竟日。皆相視以爲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猪首。肥而脰。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駢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



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重過崇國寺帖

公安袁宏道

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床半落。葡萄桃枝。僅存其半。老榦畧已伐盡。向來紅衫老僧。寂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何異黃公鑪。今日視此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曰。老人好述遠事。夫老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帖。便知弟老態可掬也。



月河梵苑記

明 程敏政

月河梵苑在朝陽關南首。菴園之西。苑之池。亭景爲  
 都城最。苑後爲一。粟軒。軒名曾西。墅學士題。軒前峙  
 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北爲聚星亭。亭四面  
 爲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  
 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  
 盆石。石多崑山太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爲石橋。  
 橋西爲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爲草舍一楹。曰希



古桑樞甕牖中設藤床石枕及古瓦墳篋之類草舍  
東聚石為假山四峰曰雲根曰蒼雪峰曰小金山曰  
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泉水涓涓自峰頂下竟  
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  
入小牖為槐室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于階除俗呼  
龍爪槐中列蠻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皮鸚鵡石其  
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  
皆編竹為藩詰屈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  
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圃之門曰曦先曦

先北為窖春冬月以藏花卉窖春東為春意亭亭四  
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徑偏仄以行亭  
東為板凳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  
山人作西為下碁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  
亭亭下為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碁處為小石浮圖  
浮圖東循坡陁而上凡十餘弓為灰堆山山上為聚  
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  
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  
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



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別爲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澗，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先，結老木爲門，曰野芳。出曦先，少南爲蝸居。東爲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爲石級，乃至樓下，蓋樓據高阜爲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爲北窻，窻懸藤藍，僧每坐其中，以嬉蓋畚物也。樓閣出小牖爲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爲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任西山蒼雪菴，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諧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月洞齊友詩

遊偏涼汀亭記

明 丘濬

太行西來數千里。環帝都而東。又數百里。散一支南。出為平灤諸山。灤河自塞外迤邐東南。行入平灤境。始益大。去灤州城北三里許。橫渡山下。是為偏涼汀。汀處眾山間。據川流之滙。山之列其旁者。若魯若岩。若紫金瓦嶺之屬。參錯連亘。後視踞而龍蛇走。其間林壑幽勝。草木葱蒨。水之經其下者。若漆若泚。若清水肥河之類。下流胥會。膏黛渟而綺縠。張其間。鳧雁

編年行記



備清江亭記  
翔集鱗族潛泳是誠一郡之奇觀也。昔人鑿石通道。因山建亭。歲久而圯。天順庚辰。御馬監韋公將命。道茲因舊。加高下爲闌門。上爲新亭。規制宏侈。丹碧照映。登臨眺望。一目千里。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與夫風景雲物之美。咸若踴躍奮迅而突出也。予惟山川信美。景物亦奇矣。矚目之頃。可以盡得之。然有不可不知者。蓋茲地在古爲孤竹國。漢唐時皆屬內地。不幸五。代。初。始。辱。於。夷。狄。始。終。四。百。五。十。餘。年。當。是。時。山。川。如。故。而。其。人。則。質。質。焉。忘。其。爲。華。也。久。矣。况

有所謂山水登臨之樂者哉。幸而我高帝再造天地。大正疆界。茲地始復於古職方氏。今日二三君子得以於此。因勝地。以恣奇觀。可不知所自哉。登斯亭也。見行旅往來於此。以車以舟。而無水陸之虞。君民環處於此。或田或漁。而遂生育之樂。近而瞰乎城市。官寺屋宇。衣冠文物。如此其盛。遠而望乎邊徼。城堞樓櫓。烽堠關隘。如此其固。若是者。孰使之然歟。要不可不知之也。後之人有事過此而登茲亭者。其尚悠然而深慮矣乎。







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得非唐藩鎮舊城乎稽諸史志遼金初未嘗創建都城其城僅存土爾甃皆爲人取去其土皆真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卽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用夷猾夏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旋地轉時移事改而儒

夫豎子持畚鍤以斲甃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拂掩袂焉因其頽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爲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没于土木有



像。在。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寺。僅。三。之。一。云。

游勺園記

明 孫國光

駐湛園之旬日。適雨師灑道。清和月。乃欲如秋。友人胥西臣曰。曷不決策爲勺園游。遂同策馬出西直門。行萬綠陰中。不減山陰道上觀。無幾何。抵仲詔先生明農處。又無幾何。抵先生封樹先大夫處。同西臣謁墓。距墓道數武而西。爲勺園。園入路有棹楔。曰風烟里。里以內。亂石磊砢齒齒。夾隄高柳蔭之。折而南。有隄焉。隄上危橋雲聳。先令人窺園以內之勝。若稍以



嘗游人之饒想者曰纓雲橋蓋佛典所謂纓絡雲色  
蘇子瞻書額直橋爲屏牆牆上石曰雀濱黃山谷書  
額從橋折而北額其門曰文水陂呂純陽乩筆書額  
門以內無之非水也而跨水之第一屋曰定舫舫以  
西有阜隆起松檜環立離離寒翠倒池中有額曰松  
風水月阜陡斷爲橋幾曲曰逶迤梁卽園主人仲詔  
先生書額踰梁而北爲勺海堂堂額吳文仲篆堂前  
古石蹲焉梧子松倚之折而右个爲曲廊廊表裏複  
室皆跨水未入園先聞響屨聲南有屋形亦如舫曰  
太乙葉蓋週遭皆白蓮花也從太乙葉東南走竹間  
有碑焉曰林於澁按林於竹名也燕京園墅得水難  
得竹彌難竹間有高樓從萬玉中湧出曰翠堡樓樓  
額鄒彥吉書登斯樓也如寫一園之照俯看池中田  
田令人作九品蓮臺想更從樹隙望西山爽氣儘足  
供拄笏云從樓中折而北抵水無梁也但古樹根絡  
繹水湄仍以達於太乙葉曰槎枒渡亦園主人自書  
額從樓下折而東一徑如魚脊拾級而上爲松岡有  
石筍離立一石几峙其上又蛇行下折而北爲水榭



榭蓋頭以茅正與定舫直而不相通榭下水僅碧藻  
沉泓禁蓮葉不得躡入蓋魚龍灑潑所都處也自是  
返至曲廊別有耳室其上一綫漏明如天開巖梯而  
上曠然平臺不知其下有屋屋下復有蓮花水承之  
也從臺而下皆曲廊如螺行水面以達於最後一堂  
堂前與勺海堂直仍是蓮花水隔之相望咫尺不得  
通啓堂後北窗則稻畦千頃不復有繚望焉此中聽  
布穀鳥聲與農歌互答顧安得先生遂歸而老其農  
於斯乎自是返至勺海堂左个爲水榭榭東小隄度

一亭亭內爲泉一泓昔西嶽十丈蓮生玉井此則井  
乃藏蓮花中亦奇矣哉從亭折而南爲濯月池池在  
屋中池形與牕楞形皆如偃月然池南爲浴室額其  
氣樓曰蒸雲仍與定舫直而不相通然種種不相通  
處又皆蓮花水百脉灌注而篔不通也蓮花水上皆  
蔭以柳線黃鸝聲未曙來枕上迄夕不停歌何嘗改  
江南韻語耶大抵園之堂若樓若亭若榭若齋舫慮  
無不若島嶼之在大海水者無廊不響屨無室不浮  
玉無徑不泛槎將海淀中固宜有勺園耶園以內水



無非蓮園以外。西山亦復如嶽蓮。亶其勝乎。問先生之爲勺園以補先大夫墓傍沙形也。然則先生居園猶廬於墓也。今而後真當賦遂初哉。是日午後再雨。同西臣飯太乙葉中聽蓮葉上濺珠聲快甚。遂信筆爲記。

記上花園

吳郡葉盛

鷄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土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頓長史銳詩嶺雲沉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



張園看牡丹記  
張園在長安...  
四月...  
...

張園看牡丹記

公安袁宏道

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  
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為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頰  
顏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  
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猊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為芙  
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  
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  
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于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



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繇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廿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張氏牛九言

畫舫齋記

宋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卽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輿。則穴其上。以經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舉。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

畫舫齋記



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

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歟，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逝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于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永叔畫舫子固學舍皆以身歷江湖寫出一段學問別有餘致

文漪堂記

公安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



風怒而爲霆。疾徐舒感。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

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冷。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得此懷看山水。覺援琴動操。令衆山皆響者。猶淺。



抱甕亭記

公安袁宏道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階。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韭畦。宛似山莊。小奴青臬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



客之至斯亭者。觀夫枝葉之蒼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昏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苾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旣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若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也足亭記

會稽陶望齡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蒙  
密延袤恣肆和已大溪溝然時鏘籬而出子恒時常  
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哇畹逋絡以爲  
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者日飽其  
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詫笑而子北  
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千里而抵京師  
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已朱晉甫齋後有



兩藜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不能去。因自嗤物以  
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  
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  
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溪箐廣  
林。縱觀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  
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  
之侈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  
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  
袒坐。身足其蔭。聞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

月流疎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  
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  
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  
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  
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道。知  
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始將焉往。不足哉。  
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  
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  
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



也。是。亭。記。一  
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醜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霸水記

吳郡葉盛

霸故苦多水而文安形如釜底尤爲諸水所滙其范家口會同河與栲栲圈新挑河各東西相去約二十餘里北岸屬霸州南岸屬文安各築高堤文安約六七十里霸州約五六十里屹如長城累年有秋實賴於此但築堤愈高壅水愈甚故議者謂京師之南水害霸州文安阻之堤固當築水亦當疏也霸屬古廣陵風物幽清誠形勝之地。



渾河記

四明王荳

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  
 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  
 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應生波蓋  
 桑乾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  
 河以其黑故呼盧溝燕人謂黑爲盧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  
 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橋甚欹行者率猿  
 臂度毛骨盡竦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 聖駕還



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勅河臣亟修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記桑乾河

晉陵蔣一葵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漯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卽此渡桑乾。卽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



記盧溝河

晉陵蔣一葵

盧溝水東南流分爲二派東經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南經固安至武清小直沽入海每當晴空月正野曠  
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森森爲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  
曉月  
盧溝河金時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本朝  
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爲獅形凡一  
百狀數之輒隱其一



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度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縷勢如游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蘢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經清河

晉陵蔣一葵

仙都城德勝門二十里爲清河距昌平川五十里以水清冽故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爲沙河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尚書龍過清河時微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諸山若美人新沐雲鬟翠髻環列天際



山... 人... 黃... 記黃花鎮

晉刻孫一葵

記黃花鎮

晉陵蔣一葵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為糧于  
穴中作岐冗貯之若倉困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  
好價倍于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實牝牡  
皆笨脰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閔之為禁甚厲然不能  
止

記黃花鎮



記居庸關

晉陵蔣一葵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卽今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脉不斷。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陁。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陁也。余秋高過此。意氣悲壯。居庸關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于城數倍。岡坡漫衍。可容萬騎。虜若據山。則我師不敢登城。又北門外卽閱武塲。



言身庸關  
登場而望舉城中無遁情均不可不慮者

碣石山注

魏 酈道元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埤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

碣石山注



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

歷三關記

吳郡王世貞

余履魏之三曰東北走九百餘里謁臺易州受箴制真定之龍泉故諸關當以九月迫傳羽行隘歸先龍泉以十日暮抵曲陽五鼓起有寒色道謁北嶽廟廟幾割城之半古樹造雲蟠鬱以百數門有卧石白而潤曰嶽所飛石據以祀者余猶記孝廟時馬端肅公上言嶽故在渾源州則當從渾源以祀而倪文毅公在禮部不能從說者以爲恨且謂石晉棄茲嶽契



歷三關記  
丹宋不能復。而托辭於飛石以文其陋。然真定在漢  
爲常山郡。卽恒山也。讀壁間李克用題石。其廟貌著  
於唐。固不自宋始。姑闕之以俟考。出城稍西北。行望  
層山鬱浮。矗不知其幾千百。最遠若銀城。一帶土人  
云。五臺山雪也。豈夜所謂寒色者。其時雪耶。山距邑  
三百里而遙。他山不爲雪。五臺獨爲雪。可想矣。又數  
里得大溪。幾半里流水淙淙。第淺可揭。云此所謂龍  
泉。從五臺而下者也。又數里稍入山。山皆合中坼而  
爲前大溪。行左傍溪。而右阻山。溪嚙山之足。半武則

左擔而過。嚙之旣。則就揭。如是者百二十里。大抵山  
稍避溪。則爲廬舍。又稍避溪。則一二見田疇。最後避  
稍寬。遂爲縣。曰阜平。阜平四塞。南門外可二百餘家。  
城中僅二十家耳。十二日早發阜平。復渡前大溪。循  
溪而行。五里許。轉山之別陁。與溪別。復得泉。近諸山  
所匯也。泉時錯道而流。嗚咽多悽聲。道益以上。益險  
峻。時時見人家。石田瘠薄。然亦可耕。踰三十里。得嶺。  
曰鞍子。過嶺。山始舒而濶。其下泉縱橫流。不復辨南  
北。然別取道山背而下。歸大溪。而龍泉諸峰蒼翠始



若滴五臺雪。近則若玉几。已又得一嶺。縈紆而進。兩山旋陘。其蒼翠色欲交。石嶺峰怒起。峯崿刺天。左嶺微寬。竒石爲橐駝。爲狡狴。爲人。若鳥者。間突出。若搏栗。紅楸。黃雜以綠。樹綴壁皆綺繡。俄復得所謂龍泉。激石間。琮崢異聲。石純白。大小如玉。蓋自鞍子嶺。又四十里。始得關度。關而上。十餘里。曰長城嶺。城之蓋塞五臺所入道也。歸取月行峻滑間。顛踣者數。二鼓絕抵縣。困甚。十三日早發。阜平。將之平山。復渡前大溪。始得寬疇。不五里復入山。山不能當龍泉險。然時蛇行上數百步。忽墜空而下。爲深谷。則頗寬。如是者再三。若曲項匏也。泉處處有之。時拂石流。則最勞。以故人食之。良病瘳。始余過曲陽人。瘳十而三。抵阜平。瘳十而五。上龍泉。瘳十而六七。至是十不能不一瘳矣。三十五里得溫泉。左室爲一湯。右室一湯。稍熱。清瑩可鑑。毛髮不作。硫黃息。石無礪故也。寂寂空山中。令蓮花湯笑人。宿查頭集。集靈壽界也。十四日早發。大霧。顧山左右。闢若決吾背。而朗者。輿足不捷。久之復得一山。傍據大溪流。極駛。山自是坦陀。不甚峻。八



歷三關記  
十里抵平山宿。未至八里爲滹沱河。晉之材順流而下。至真定乃摧。十五日發平山十餘里渡一河山。足白雲四起。若鋪綿。稍逼之則蓬濤霧散。自是雖上下山道不知險。將抵井陘。循大溪而行。巨石如砥。午遂踰井陘入故關。關所繇入山西大道也。兩山夾之皆陂陀。漸上三十餘里乃抵關山。近關而峻。亦時得竒石。渡關右折與道異。蓋余所按歷者拒虜關入境耳。循牆上益峻不可輿。至其巔則中外諸山皆在。目蒼嶺千疊。時與雲相浮沈。銀浪風湧。愴無際。久之乃

下馬足駭。駭時自思。天以淮陰侯授成安君而不取。爲千古趙氏恨。然淮陰好用秘能。以木罌渡而虜豹山背透迤徑千里。安知其不能爲陰平縋也。復至故關。異道折而左。二十里爲娘子關。道崎嶇甚。中一嶺爲劔脊壑。兩其輔。目眩心忪。將抵關。廬舍顧稍密。流泉崢嶸行。齋厨間有水碓。水磨之屬。意甚樂之。關傍爲巨澗。其北雁可容萬人。水東入崖。左崖峭壁數百仞。右崖崩岸若甍。中巨石爲象馬。橐駝者不可勝計。奮與泉鬪。礮砮鏗礧。間入鼓節。還縣復可三十里。皆



傍泉泉極冬不冰云此溫泉也可以和餌凡十餘步  
蓋泉在兩山間山左盡則涉右右盡則涉左泉得山  
則怒而山益險山險而泉益怒則益勝吾足與目類  
若妬者足少緩覺目無奇目奇而足若枳矣石壁中  
爲竇爲與爲困廩爲若舟水之聲爲箏笙爲鉦爲松  
風爲歌爲市人喧百千狀故非故關擬也余時憊強  
自勵稱快乃還井陘夫此三關所受爲趙守耳龍泉  
稍近虜則最險故次險則又遠虜勢必不入也虜人  
晉則掠晉安爲舍晉事此不毛志必不入也虜掠晉

而飽其裝重馬則已疲矣力必不入也虜不入而魏  
虛爲之守是趙以虛名予魏也虜不入而趙復得魏  
使者兩主矣何所受指揮兩應則疲兩誘則廢是趙  
實延魏敵也虜卒入而魏以虛名主之無一卒自隨  
且東西隔三百里顧魏則失趙顧趙則失魏是魏爲  
趙代禍也故曰三關勿屬魏便

歷黃榆馬嶺記

余歷三關返邢之內丘宿晨由內丘出南門異道而  
行可四十里得陂陀土山又數里轉山足爲黃寺使



者當屯所也。署踞寺門而廬。割寺三之一。前伏泉如濟。滙爲池。中有亭亭焉。折而右度嶺。得大澗。兩山夾之。中流泉鏗然鳴。巨石如象而黑者累累。若下飲。循澗可二十里。得村曰米花。度米花村數里。得一嶺。始與泉左。嶺益高。忽下墜爲谷。若井然。山類多土。亡竒者。稍可以田。忽蒼翠而聳出。其背爲障。數闕可以架筆。問之土人曰。此所謂龍香山也。又穿一二嶺。久之山益束而陘。兩壁陡上數百仞。竒石擎攬。爭奮爲下輿。猿接縈紆乃上。步數躡。又可十餘里。山忽兩却而

關成巨壑。可屯數萬人。旁稍高阜。居民廬之百餘家。突起而壘者二。其一寺據之。其一曰宋家莊。堡亦使者當屯所也。堡距黃寺可六十里許。其西北距黃榆嶺。七十里而遙。西距馬嶺。五十里而遙。西稍北距錦繡堂嶺。四十里而遙。堡縮之。蓋走太行要道也。余宿堡。四鼓乘月起。擬之黃榆。行五十餘里。類多大澗。雜石低昂。土山余甚厭之。以其勝不能當龍泉半。而亡何度一嶺。稍下山。四却而闕。其圓若規。道欲絕者。徐睨前旌。旗如左。元放破壁而入。迫之得一間道。僅容



馬兩崖造天石色秀削太古水聲淙淙不斷感沸泡  
起中石輒韻旋轉十餘折仰視天亦隨而迂迴者色  
或青或蒼或赤以山映之故泉益雄石亦益爭勝中  
有偃石從數丈許衡半之其潤可以碑過半里許始  
出峽崖復稍稍闢矣遙望右崖際天直走而西上爲  
連城自然睥睨樓櫓懸壁千仞中忽有泉注而下爲  
柱得日若瓊得空若琉璃無所得若白銀下飛瀑絕  
陁左崖鳥道千折而上爲關石竒秀萬狀余足數踣  
氣拂逆然時時心語龍泉勝乃不能當此半幾欲奪

彼記語予之既抵關肩峻壁而脅大壑不知幾百千  
仞關口一橫澗澗之橋而度已度折右上里許得山  
頂以爲山盡是矣既登而西北望高倍屣者十者百  
者不可窮至目境盡而止信乎稱太行天下脊又云  
上黨者天與黨也歸宿宋家莊堡以當祀轟還順德  
暫還大名又旬日復屯黃寺再之宋家莊乃上馬嶺  
馬嶺道近黃榆十之三險半之饒水泉雜石爲足抵  
夕宿於關大風起轟殷若席捲三晉而東擲之海子  
卧石室中惴惴不能寐五鼓風息起閱西城關兩山



中斷若劈。巨靈斧者。下視寥閭。不見底。爲橋道之。其西。不可以旋馬。蓋天險也。已歸正東。見紅日。抹一線。徐出。巨甌。千山若燒。爲疑睇者。久之。戍者曰。錦繡堂。大率馬嶺類也。而道小無宿所。予乃命張倅行。視申約束而罷。

邊墩紀行

元 張耀卿

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信宿過中山。時積陰不雨。有頃開霽。西望恒山之絕頂。所謂神峰者聳拔若青蓋。然自餘諸峰。歷歷可數。因顧謂同侶曰。吾輩此行。其速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神也。翌日出保塞。過徐河橋。西望琅山。森若劒戟。而葱翠可挹。已而由良門定。與抵涿郡。東望樓桑。蜀先王廟。經良鄉。度瀘溝橋。以達于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



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審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橫水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嶺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沼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山。及宣平抵驛。出得勝。扼胡嶺。下有驛曰李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王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氊車逐水。

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解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沙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丘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阨



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皆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登樓。之頗快目。九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駟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

捕之。皆不能。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灑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色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加翁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犯刺。漢言鬼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



紇都乃弓匠精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徹。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卽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務。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迺奉

部曲民匠種莩之所有。水曰塌。亦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石墩石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竒峻。遙望之若大墩然。由是名焉。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于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道過石墩子。至忽蘭赤斤。山名形似赭故各之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



邊城紀行  
殫記。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漚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水樺。不以金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北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負正之所。日大晏。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

漚。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木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僕自始至。迨歸。遊于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于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具。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餌。其何以得此哉。原正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



天下之賢士也。其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于隗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朱德潤異域說

至正丁亥冬寓京口乾元宮之寶儉齋。適毘陵監郡岳忽難平陽同知散笠台偕來訪。自言在延祐間忝宿衛近侍。時有佛月國使來朝。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

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卽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沒。馬旣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流積其中。然後其國人旋取之。用香草同煎。皆花銀也。其地又能撚毛爲布。謂之梭福。用密昔丹葉染成綠。浣之。不淡。其餘氈毼錦疊皆常產也。至正壬午間獻黑馬。高九尺餘。髮尾垂地七尺。卽其地所產。來使四年至乞



失密。又四年至中州。過七度海。方抵京師。焉。岳監郡。笠同知既別去。僕書而記其說。是歲十一月十九日也。

銀山鐵壁謾談

明 李元陽

曉起騎行幾二十里。路人乃云。赤獨子去密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子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為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里。至鄧隱峰道場。登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出。爛如銀界。洗盞更酌。夜分不寐。南沙曰。隱峰傳中言鬼使不見隱峰何也。子



曰大修行人具六通。鬼神但具五通。故人能見鬼而鬼不見人也。南沙又曰：鬼常見人而人不見鬼何也？予曰：常人有所障，而鬼神無障也。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閻王鼻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趨鼻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兩傍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何如？乃去鞞鞋，跌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其武而東，遂相

與同登山頂。予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使議擬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感，安能至此哉？南沙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有頃，寺僧憑樵者送茶，各飲一盞。樵者指長城外曰：此爲黃花鎮，此爲居庸關，又西爲某關，又東爲某鎮，皆在烟光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靈無際，令人氣吞胡虜，眼隘寰區矣。罡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回。初無難者，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二公在此，願得同遊。遂舉觴薦山菽，坐月下，說長城險



易京山問曰邊儲奈何南沙曰才力雄富則士馬精  
妍今九邊蕭條軍士羸弱無怪虜來卽跪而受刃也  
予曰若鬻官及鹽法皆令輸粟實邊三年斯富強矣  
京山曰予忝宗臣如盲如聾願極言其謬庶斯遊不  
空耳予曰齊銀易於運米運米易於輓粟人所知也  
而必欲貴粟者以其有九利也夫輓粟則車輛多往  
過來續常有百萬輛在邊緩急可以聯作車城以禦  
侮一利也車輛多則騾畜多可以糞屯田益邊農變  
斥鹵爲沃壤二利也人畜多則邊人得賣芻草賃房

舍易沙場爲闌圍三利也車輛多則人多人多則貿  
易多孳貨填委不見邊愁四利也粟價旣貴則邊農  
日富屯田日闢五利也輸粟者衆主客雜居一遇有  
警各出智謀以爲我用六利也商賈所聚婚媾相卹  
各愛其身各護其家斯有固志七利也邊人旣安土  
樂生則百工所萃器械不期利而自利城壘不期修  
而自修八利也且百金易懷斗粟難掩侵漁之患不  
杜而自絕九利也在漢文景之富強用此道也京山  
撫然曰不圖山遊而得國謀也夜分各就宿明日京



山早發來別子二人尚未下榻飯已由捷路向昌平  
道中多木柵如圈初不知其故既而問樵人乃知其  
爲致虎圈也意頗悔來然已無及矣南沙曰生死有  
命頃之從人告饑遂就流泉而飯甚甘之馬上作銀  
山鐵壁歌夜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覺甚安適起相  
謂曰客舍數年無此好睡得非心閒耶遂行明日荆  
川少海携酒來相勞頃之湛泉亦至因爲言山水之  
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爲恨荆川名順之編修武進人  
湛泉名與齡驗封郎山西人少海名翰考功郎順慶  
人南沙名過職方郎富順人予則名元陽字仁甫號  
中谿大理人爲御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中發大野人為嘯也

人南必各跳類大類富則入子四各六日字才甫也



